

水滸爭鳴

第一輯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湖北省水滸研究會 編

水 浒 争 鸣

第 一 辑

湖 北 省 水 浒 研 究 会 编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125印张 1 插页 324,000字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200

统一书号: 10107·247 定价: 1.26 元

目 录

“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

——《水浒争鸣》卷头语……………《水浒争鸣》编委会

《水浒》的真人真事……………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利器 (1)

修绶山房梓《宣和遗事》跋……………北京 周绍良 (19)

《水浒传》与《宣和遗事》

——口头文学所奠定的《水浒》基础之一……………辽宁大学 高明尚 (33)

鲁迅的“施耐庵”为繁本《水浒》作者之托名说无可置疑

——兼析关于施耐庵的墓志、家谱、诗文、传说之俱难征信

……………武汉师范学院 张国光 (49)

宋江形象的分裂性、统一性及其他……………武汉大学 唐富龄 (65)

从《水浒》成书的过程谈对《水浒》的评价

……………黄石师范学院 黄瑞云 (83)

《水浒》四论……………河北 常林炎 北京 常 河 (96)

《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

……………荆州师范专科学校 王齐洲 (110)

谈《水浒》的“忠义”……………武汉师范学院孝感分院 葛楚英 (129)

从“水浒戏”到《水浒传》看李逵形象的发展

……………黄石师范学院 熊文钦 石 麟 (141)

宋江性格结构试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陈周昌 (149)

《水浒传》词语汇释选例

……………郑州大学 李法白 暨南大学 刘镜芙 (162)

谈谈《水浒》的语言艺术……………中南民族学院 何士龙 (174)

《水浒》的情节安排·····	北京	林文山	(185)
《水浒》情节结构刍议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省清江市第一中学	欧阳健 肖相恺	(204)
《水浒》在地理叙述方面错误的又一例			
·····	湖南	邹振九	樊栋卿 (218)
《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	复旦大学	黄霖	(22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谈七十回本《水浒》与原本《水浒》的优劣问题			
·····	中共吉林省前郭县委宣传部	莫文峰	(238)
论金本《水浒》的浪漫主义精神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张啸虎	(242)
略论鲁迅先生对金圣叹的批评及其它			
·····	武汉师范学院	徐涛	(255)
《水浒》宣传的是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胡邦炜	(267)
自有后人说短长			
——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历史意义			
·····	北京师范大学	龚兆吉	(281)
关于评论《水浒》的三个问题·····	新疆师范大学	胥惠民	(302)
《〈宋元春秋〉序》略评·····	南京师范学院	陈美林	(318)
“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的模式·····			(320)
——评金圣叹批改《水浒》的思想倾向			
·····	武汉师范学院	刘土兴	(332)
论李贽与金圣叹评《水浒》的主要分歧			
——崇李贬金辩·····	重庆师范学院	黄中模	(347)

终于是英雄

——我对宋江受招安、征辽的看法

..... 《戏剧丛刊》编辑部 王晓家 (360)

金本《水浒》的“保护色”说补证..... 湖北 汪叶森 (375)

《水浒传》的传日与文简本.....〔日本〕白木直也著 (382)
武汉师范学院 程耀蓂译

《水浒传》版本考

——中心是繁本和简本的关系

..... 〔日本〕天理大学 大内田三郎著 (394)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黄南山译

跋.....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吴丈蜀 (408)

《水浒》的真人真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利器

在三十年代，已故余嘉锡先生写了一篇《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刊在《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二期，对于《水浒》历史人物考实，作了一个很良好的开端。如今，我又写了这篇文章，一方面，是想补《考实》已经说到但还有新的材料可以补充的地方，另一面，是想补《考实》根本没有提到的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不仅发展到一百八人的范围，而且还包括见于《水浒》但在《宋史》没有传可查的一些好人和坏人的历史人物在内。我们这样热爱这项研究工作：一者，由于我们想要熟悉这些人物，找出他的真人真事，藉以了解《水浒》作者施耐庵是如何积累素材，再通过他的艺术加工，来创造《水浒》英雄的形象和其它人物形象的。二乃想藉此说明《水浒》一书的断限，不仅仅局限在宣和三几年间的一个历史阶段，而是上起北宋初期下迄南宋末年的。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施耐庵他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两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来做《水浒》起迄的指标：一个便是白衣秀士王伦，一个便是浪里白条张顺。这两个人物，也就是体现《水浒》两个主题——阶级斗争与氏族意识的典型人物。王伦和张顺的故事，在《宋代》确实是轰动一时的。王伦的起义，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下距水浒寨夺泊（1115）为七十二年，张顺的殉国，在咸淳八年（1272），上距涌金门归神（1123）为四十九年。完全不能想象，对于宋代历史知识最为丰富的施耐庵，难道他会糊涂到这个田地，不管前朝和后代，把他们都捏合在一起的？然而，作者终究把王伦在七十年后，拉来做了梁山的开山大王，把张顺在五十年前，拉去做了《水浒》的死难英雄；这是由

于这两个英雄人物，最为群众所熟悉所热爱，不必很吃力地去为看官交代，而群众就会通过这两个英雄的名字，唤起他们自己生活在斗争中的回忆，很快地就抓住了说这部书的用意在哪里了。只有明了这一点，方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至和年间的京东“大盗”刘唐，在建炎以来的忠义军王英以及赵宋王朝的宰相赵鼎等等，这些前前后后异代不同时的人物，都在施耐庵笔触之下纷纷聚头了。由于施耐庵是如此这般地积累素材，为《水浒》英雄及其它人物造型而服务，因之，这些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事实，不一定在宣和三几年间才有，整个的宋代历史阶段都有，甚而可以说不一定整个的宋代历史阶段才有，整个的中国三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时期都有。作者以卓越的才能，把他自己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真人真事，通过合理加工，压缩在宣和三几年间，突出地刻划了若干个别的形象，更成功地描绘了若干个别形象的性格，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去歌颂和发扬人民丰富的斗争生活经验，反映现实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趋向，这就是我们这部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名著《水浒》最伟大的地方。

呼保义宋江

元郑镇孙《宋家僭乱诸寇》梁山：①

宋江，梁山人，徽宗宣和二年(1120)，与其徒三十六人聚众为盗，犯淮阳京西之地，入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按宋江本贯，《宣和遗事》和《水浒》都以为是郓城人。清初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一《徐鸿儒传》：“徐鸿儒，山东鉅野人，迁郓城。万历末年，用白莲教惑众。……儒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又同卷《王嘉胤高迎祥传论》：“自施耐庵作《水浒传》，罗贯中续成之，笔□貽祸者三而未已也。一则万历末年，徐鸿儒以郓城人，倡白莲教，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徐鸿

① 据明翻元本。

儒从巨野迁移郛城，酝酿革命，也是把郛城看做宋代农民革命首领宋江的故乡，就地取材，容易激发群众对于革命英雄的向往，也容易做好革命的宣传工作。由是可见，从宋末到明季，一致都承认宋江是郛城人。郑镇孙说宋江是梁山人，是就其境内的名山而言，也还是因为这个山是梁山泊得名的缘故。

清光绪癸巳(1893)赵翰奎纂修《郛城县志》卷十五，邑廩生张瑞瑾《宋江非郛城人辨》写道：

赵宋时有宋江者，史言淮南“盗”，而《山东通志》乃云：“或曰郛城人”。于是儿童走卒皆信为郛城人矣。夫《通志》所谓或曰者，何据乎？殆亦误据小说而云然乎？然小说以为郛城人，亦自有故，间尝读《纲目》而知之矣。其分注曰：“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过人者，不如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按东平府即郛州治，小说即妄以江为郛城人，是耶？非耶？且小说之妄，岂第此哉！侯蒙曰使讨方腊以自赎，此不过为江空言耳。擒方腊者，实韩世忠也；小说即妄以为宋江事。高宗绍兴元年(1131)言张荣本梁山泺渔人，击败金兵于兴化；小说即妄以为宋江据梁山泺。度宗咸淳八年(1272)张顺张贵将兵救襄阳。按张顺张贵，俱有智勇，张贵号矮张，张顺号竹园张。又贵曾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小说即小变张贵名，俱妄列于宋江诸“盗”中。《夜读随笔》：“张清能发石子，投无不中，号没羽箭。小说亦妄列于诸“盗”中。大凡小说家每造作臆说，以肆其诬枉，而少有据者。又或因正史一语，遂穿凿附会，掇拾异闻，以成其无稽之言。彼小说之不足信无论矣；独怪《通志》中亦若习染其说，而以疑传疑，竟云“宋江淮南‘盗’，或曰郛城人”，其亦不思而已矣。然则宋江究何地人乎？曰，《纲目》明言之矣，顾后人不得之耳。其书曰：“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分注云：“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掠十郡。”按河朔谓河北路，十郡谓京东路，江之为患者，惟此二路，而淮南不与焉。书曰：“淮南‘盗’宋江”，分注：“蒙上书曰：‘宋江起为“盗”。’”谓江之“盗”，起于淮南，非谓其“盗”于淮南也，则江为淮南人可知。《纲目》早有权衡矣。《通志》既以江为淮南盗，又云或曰郛城人，是虽未信为郛城人，犹两歧之见也。盖

读《纲目》而辨之乎？

按宋江是郓城人，自来都无异辞。乃剥削阶级的代言人张瑞瑾这厮，竟欲取消这位革命英雄的籍贯，这和宋代闹党禁的时候，苏元老不敢承认东坡是他的族祖，同一施逞出一副剥削阶级卑鄙无耻的脸嘴。考宋方勺《泊宅编》卷五称“京东‘贼’宋江”，宋李璣《十朝纲要》卷十八又称“山东‘盗’宋江”，宋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又称“河北‘剧贼’宋江”，这和《纲目》的称宋江为淮南“盗”都是就其活动地带而言。假使张瑞瑾这厮他还掌握了这些材料，一定会更弄得莫名其妙。我想他必然还是说来说去，没个定准。他的企图，必然还是始终抱着“以邻为壑”的态度，死不承认宋江是他的郓城人。他的结论，不是宋江是“东西南北之人”，便是不知宋江为“何许人也”。剥削阶级的歪曲事实，往往就是这样的。

明何动《新刊汉诸葛武侯秘演禽书》^①卷八《星禽化道》写道：

夜生，论柳土獐情性：

丰姿恺悌，形品黑肥，胆大不怯，财多聚散，妻宫重见，子有奇人，多义多能。黑道多凶，明方显贵。

獐化马厂，宋江忠义显贵。

马厂者，丙午、甲午、戊午是也。此宫喜禾稼。日生大贵，夜生黑道，多凶少吉也。

宋江，宋徽宗时人，幼而吏员出身，多仁义，德信过人，先在梁山泊为‘寇’，后朝廷招顺，征北有功，擒田虎，征方腊，将军，封楚州节度。其人主星柳土獐，泊丙午宫生，化鹿随马，大富。二岁，运行丁未，平。十二，运行戊申，化香獐。二十二，运己酉，獐入朱门。三十二岁，运行庚戌，獐入狗穴，多凶，有官词。四十二，运行辛亥，化狻猊，梁山泊聚义，征北征西。五十二，运行壬子，黑道，獐步黑道化呆獐，征方腊，虽有功，凶多吉少。五十四岁，壬寅年正月，遭毒药，流禽化井木犴，泊癸卯限，所以凶死也。

^① 明代文林阁刊本，有万历戊子(1588)麻城王兆云序。

按《水浒》载赵宋王朝赐饮宋江毒酒，为宣和六年(1124)首夏初旬，(第一百二十回，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全传》本，下同。)与《演禽》所说壬寅年即宣和四年(1122)相差二年。《演禽》谓宋江享年五十四岁，以《水浒》所写宋江故事对证，绝不相合。《水浒》所写宋江受招安为宣和四年二月(第八十二回)，奉诏征辽为是年夏月(第八十三回)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载“宣和三年(1121)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王称《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五月丙申，宋江就擒。”《水浒》与《宋史》、《东都事略》，相差为一年。由宣和三四年宋江接受招安，至六年被毒死，相距为二三年，《演禽》则由五十四岁推至四十二岁，相距为十二三年，此其不合者一。《水浒》载梁山泊大聚义为宣和二年(1120)孟夏月吉旦(第七十一回)，下距被毒死时为四年，《演禽》则以为四十二年事，相差十二三年，此其不合者二。由《水浒》大聚义时逆推，是年三月初一，宋江兵打东平府(第六十九回)，是年与宣和元年(1119)冬尽春初宋江三打北京城(第六十六回)；宣和元年仲冬，宋江再打北京城(第六十四回)，秋末冬初，宋江兵打北京城(第六十三回)，是年春暖之时，晁盖曾头市中箭，梁山泊宋江作主(第六十回)，二月中旬，宋江闹西岳华山(第五十九回)，重和元年(1118)寒冬，吴用使时迁盗甲(第五十六回)，冬天，高俅大兴三路兵(第五十五回)，秋残冬初，戴宗智取公孙胜(第五十三回)，七月十五日，朱全误失小衙内(第五十一回)；政和七年(1117)十一月中旬，石秀智杀裴如海(第四十五回)，秋残冬到，石秀开肉店，已过了两个月有余(第四十四回)，新秋，李逵沂岭杀四虎(第四十三回)，七月尽，宋江智取无为军(第四十一回)，七月十八日，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第四十回)，六月初旬，浔阳楼宋江题反诗(第三十九回)，《水浒》于此写宋江思想道：“……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此与《演

禽》“三十岁，运行庚戌……多凶，有官词”之说合。但细推《水浒》所写年代，是时为政和七年，下距宣和六年宋江被毒时为七年，则宋江年约四十岁，而《演禽》则以为宋江享年五十四岁，此其不合者三。由政和七年六月初旬宋江题反诗上推，是年五月半，李逵斗张顺(第三十八回)，是年元宵，宋江在青风寨看小鳌山(第三十三回)；政和六年(1116)仲冬，燕顺义释宋江(第三十二回)，冬月，武松醉打孔亮(第三十二回)，十月半，武松血溅鸳鸯楼(第三十一回)，八月中秋，武松被陷孟州城(第三十回)，七月间，武松醉打蒋门神(第二十九回)，六月前后，武松十字坡遇张青夫妇(第二十七回)，三月初头，武松出差回阳谷(第二十六回)，正月二十二日，何九叔殓武大尸首(第二十六回)，正月十三日郓哥不忿闹茶肆(第二十六回)；政和五年(1115)冬残，王婆贪贿说风情(第二十四回)，十月间，景阳冈武松打虎(第二十三回)，贯华堂本所载防虎印信榜文，有“政和年月日”字样，秋末冬初，宋江、宋清兄弟投奔沧州柴进(第二十二回)。八月半，晁盖遣刘唐下山谢宋江黄金百两(第二十回)。是年五月半，杨志押送生辰纲(第十六回)。六月初三日，晁盖七人投宿黄泥冈东安乐村(第十八回)，初四日，吴用智取生辰纲(第十八回)。生辰纲事发，梁中书札付济州府尹，限在十日，捉拿完备(第十七回)。第十八回写何涛奉命来郓城捉捕晁盖等人，把消息透漏与宋江，宋江私放晁盖诸人上山。当宋江在《水浒》第一次于本回出现时，有一段四六写道：“……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是年为政和五年，宋江年三十岁，与两年后题反诗时，宋江自道“三旬以上”，及《演禽》“三十二岁，运行庚戌”之说俱合。据此，则《演禽》所推算的三十二岁以前，与《水浒》尚合，三十二岁以后，所述宋江历史，虽与《水浒》相合，但把宋江岁数延长了十多年。《演禽》一书，由于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宋江所领导这一次农民革命的悲剧结果，无法理解，不得不归之于宿命论，主观地把宋江行年胡凑一阵，使

之牵合于它所布置的这一套的所谓禄命，看似反动，而基本上对于宋江是备极赞叹的，它不仅大胆地标榜“宋江仁德天下无”，而且还不顾与《水浒》矛盾，创造性地称说宋江“子有奇人”，这和五代及宋代人民传说黄巢没有被“诛”，宋代人民传说方腊没有“正法”，清代人民传说石达开没有就擒，都是为人民所批准的。

双鞭呼延灼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九：

绍兴六年(1136)二月十七日，乙卯，韩世忠败金人于宿迁县，擒其将牙合孛堇。韩世忠欲进趋淮阳军城下，令呼延通拦前。而世忠独驰一骑，使一把雪执信字旗随之——一把雪者，其兵之曹号，盖趺捷善走之人也——令诸军马兵继进，见信旗止则止，见信旗麾则俱进，步兵又次之。通行二三十里，遇金人而止。世忠于二三里间乘高坡以望通军，约三里许，见信旗止，通驰至阵前请战。金人出猛将曰牙合孛堇，呼令通解甲投拜，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时，杀契丹，立大功，曾誓不与契丹俱生；况尔女真小丑，侵我王界，我岂与尔俱生乎？”即持枪刺牙合孛堇，牙合孛堇与通交锋，转战移时不解，皆失仗并马，以手相击，各抱持不相舍，去阵已远，于是皆坠马于坑坎中，两阵皆不知。牙合孛堇取篦刀刺通之腋，流血，通搦牙合孛堇之喉，气欲绝而就擒。得官军百余相会，遂回，金人退去。世忠大喜。……

案此呼延通，即《水浒》所描写的呼延灼，通自称“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时，杀契丹，立大功，曾誓不与契丹俱生。”通之祖即呼延赞，宋史卷二百七十九有传，言“雍熙四年(987)……召见，令之作武艺，赞具装执鞭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庭中数四。”宋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五十五载“呼延赞作……铁鞭，……皆重数十斤。乘乌骓马，绯抹额。慕尉迟鄂公之为人，自称小尉迟。”宋曾巩《隆平集》卷十七《呼延赞传》亦有“自谓慕尉迟敬德”之语。尉迟敬德用鞭，两《唐书》本传俱不载，唐李昌符《咏铁马鞭诗》并序写道：“铁马鞭，长庆二年(822)义成军节度使曹华进献，且曰得之汴水，

有字刻云‘贞观四年(630)尉迟敬德’，字尚在。”诗曰：“汉将临流得铁鞭，鄂侯名字旧雕镌，……”云云，^①这是尉迟用鞭的证据。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呼延通所用兵仗乃是一杆枪，《宣和遗事》亨集改为铁鞭呼延绰，《宋江三十六赞》同，赞曰：“尉迟彦章，去来一身。长鞭铁铸，汝岂其人？”明初朱有燬杂剧《十段锦黑旋风仗义疏财》同，《水浒》第五十四回写道：“此人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单名呼个灼字，使两条铜鞭，有万夫不当之勇。”又改成了双鞭呼延灼。但在第七十九回写呼延灼与韩存保交战，“认旗上写的分明，乃是：‘双鞭呼延灼’。兜住马，横着枪，立在阵前。高太尉看见……便差云中节度使韩存保出马迎敌。这韩存保善使一枝方天画戟。两个在阵前更不打话。一个使戟去搠，一个用枪来迎。……两个战到五十余合，呼延灼卖个破绽，闪出去，拍着马望山坡下便去。韩存保紧要干功，跑着马赶来……。两个却好在溪边相迎着。一边是山，一边是溪，只中间一条路。两匹马盘旋不得。……两个又斗了三十来合，正斗到浓深处，韩存保一戟，望呼延灼软肋搠来，呼延灼一枪，望韩存保前心刺去。两个各把身躯一闪，两边军器都从肋下搠来。呼延灼挟住韩存保戟杆，韩存保扭定呼延灼枪杆。两个都在马上你拉我拽，挟住腰胯，用力相挣。韩存保的马，后蹄先踢下溪里去了。呼延灼连人和马，也拽下溪里去了。两个在水中扭做一块。……呼延灼弃了手里的枪，挟住他的戟杆，急去掣鞭时，韩存保也撇了他的枪杆，双手按住呼延灼两条臂。你揪我扯，两个都滚下水里去。那两匹马迸星也似跑上岸来，望山边去了。两个在溪水中都滚没了军器。……两个只把空拳来在水中厮打。……正解拆不开，岸上一彪军马赶到，为头的是没羽箭张清。众人下手，活捉了韩存保。”这一回精采的节目，完全本之于《三朝北盟会编》写呼延通事，却露出了马脚，就是《水浒》前前后后写呼延灼都不曾用枪，这一次却用起

^① 见《全唐诗》第九函第八册。

枪来了。这显然是在呼延通的真人真事基础上，和在呼延赞的真人真事基础上，加以概括和集中，塑造出来双鞭呼延灼这样一个英雄形象的。这种手法，也是《水浒》常常使用到的，如写大刀关胜，就给他配上他的祖上关大王的青龙偃月刀，写豹子头林冲，就配上燕人张翼德的一杆丈八蛇矛，强调一个人所使用的武器，把它作为描绘一个英雄形象组成的一部分，甚而至于把它作为一个绰号而出现，使我们一提到呼延灼，就连想起了他的双鞭，一提到关胜，就连想起了他的大刀，一提到林冲，就连想起了他的丈八蛇矛，这都是施耐庵用一种简化的手法，去帮助突出英雄性格比较成功的地方。

《水浒》第一百二十回说：“呼延灼受御营指挥使，每日随驾操备。后领大军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即本呼延通败金人于宿迁县事为说。《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载“绍兴十年(1140)十二月，呼延通投淮阴县运河卒。”《水浒》说呼延灼在淮西阵亡，亦与之暗合。

宋洪迈《夷坚三志》已卷第八，载“呼延射虎”事，虽然为《水浒》所没有，亦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呼延灼之所以被称为“有万夫不当之勇”：韩蕲王督兵淮楚，领背嵬军猎于郊道，逢群虎下山，下令打围甲士环合，各以神臂克敌弓射之，凡毙三十余。其一最雄鸷，目光如镜，毛茸皆紫色，锐头丰下，爪距异常，羽镞不能入，跳勃咆哮，万众辟易。大将呼延通奋怒，驰马与相当，誓必取之。伺其张口，发大羽箭，正中舌上，虎雷吼山立，宛转而死。命从骑四辈舁归，剥皮为鞍鞯，一军壮其勇。

青面兽杨志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引沈瑁《与李纲书》：

杨志昨在燕，曾受高托山贿赂；志贪财色，今闻在军，可说之要击。

按《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一十八引孙覿撰《韩世忠墓志铭》，载河北山东群“盗”云：“清、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胜数。”据此，当是杨志在失陷花石纲之后，前往太行山梁山泅落草为‘寇’，因与高托山结识，则杨志由‘盗贼’出身，证据确凿。又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四：“刘忠初聚兵于京东，号花面兽，其众皆戴白毡笠，又号白毡笠。”同书卷一百二十：“阎仅屯在泗州，初闻京东群寇不宁，至是探者回，以谓白毡笠子刘忠贼马犯临淮。”白毡笠子是范阳物产，见《方輿胜略》卷二。据此，则杨志绰号青面兽，在《水浒》第一次出现时，是头戴着一顶范阳毡笠，不难证明，施耐庵创造杨志这个典型人物时，是渗合了许多刘忠的成分在内的。

又《三朝北盟会编》所提到与杨志有关的高托山，据明人所见属于四传本形式的《水浒》，还有不是田虎、王庆二传，而是高托山和张仙的，明吴从先《小窗自纪》卷三《读水浒传论》^①写道：

宋史于南渡后书曰：“淮南宋江平。”余窃怪徽宗之朝，蔡京柄国，是非倒置，奸贤违忤，籍司马光以下三百九人为奸党，请徽宗书而刻之，又颁示天下，俾各立石，以诏后世，昏迷已极，人心不平。故御榻则狐狸升焉，大水则京师灌焉，长须则妇人覆焉，胎孕则男子怀焉，天降大灾，民不更命，而京略无顾忌。乘其衅者，咸有师名，故高托山自河北起，张仙自山东起，方腊起于睦州，宋江起于淮南，潢池弄兵，天地分裂，兀术捣大梁之墟，而临安改小朝廷矣，何由而得平宋江也。及读稗史《水浒传》，其词轧札不雅，怪诡不经，独其叙宋江以罪亡之躯，能当推戴，而诸人以穷窳之合，能听约束，不觉抚卷叹曰：天下有道，其气伸于朝，天下无道，其气磔于野，信哉。夫江一亭长耳，性善饮，朋从与游，江能尽醉之，且悉其欢；又驯谨而其中了然，讷厚而其诺硃然，抚孤济党，人人得呼公明，人人咸愿为公明用也。又每临风月，对山林，触景咨嗟，稍露不平之感，亦人人窃伺之矣。

夫何以贿败，刺配江州，道经淮上，而梁山啸集徒众，有鸡鸣狗盗

^①明万历甲寅(1614)刻本。

之风焉，及闻江来，众哗迎入壁，推为主寨，江固辞脱。未几，旧游有阴德之者，辇其妻孥合焉，而江遂绝意。江且南向让者三，誓众曰：“宋室流离，金人相阬，苟能我用，当听其指挥，立大功名，此特寄命之乡，非久长计也。”众曰：“谨受教。”“无苛宾旅，夺人妻也，无妄杀不辜。”众曰：“谨受教。”“有亲者终养之，有家者探视之，居者相聚如家人，来者各若其器使。”众曰：“谨受教。”而寨中之气勃然立于旗帜间矣。四方从者，日加多焉。会童贯与京密以希功进，故受师讨之，方逞雄淮上，度江不敢出，及顷，间泊中有炮声，而炮抵贯壁，连击如雷，士骇马逸，弃甲曳兵，上下不相顾，未尝交一锋、窥一垒而气夺矣。贯走询乡导，有识者曰：“此雷横之子母炮也。”江遂匿不动，谋所以要贯者，遣使达其款，冀朝廷宽一死，以希报效，而贯则先期遁已。江以师锐不果用，乃檄诸聚落之不服顺者过皆擒之，不下百落。朝廷闻益畏，无复有征进之思。而江常若无栖之鸟，于是择燕青、戴宗、林冲、张顺等，投戈易服，潜揽西湖，窃叹曰：“誓清中原，长江击楫，水惊波撼，将军用命，而今固秀鬱葱，山空水漾，宋德不长，湖为妖矣。”比放上元灯，延及满城，烟火照耀，笙歌沸天，戴宗以伪花帽，直达寝室，宫中宴洛，无防限，宗睹屏间书：“淮南贼宋江，河北贼高托山，山东贼张仙，严州贼方腊。”宗抽小刀削去一行，宫中聚噪，大索城市，然卒无异志。吁，江宁贼也哉？归则整徒众，扣河北而河北平，击山东而山东定。方腊窜迹富春，江仪图之，宋攀其尾，因而大扰西湖，朝廷震动，江啗失一张顺耳，不得已而招之降，江遂甘心焉。及江取方腊以贄，而方腊授馘，功高不封，竟毙之药酒酒中。呜呼，宋之君臣，亦忍矣哉！当时，童贯以辱杖修怨，蔡京以友故疾仇，同朝以党故不关其说，徒使后人甘心于叛，溺而不返耳。方江之距淮南也，约束诸叛，纠集群豪，广纳亡命，若阴为宋收拾不轨之人。然其随地奋武，若李逵之虎，时迁之甲，武松之嫂，智深之禅，戴宗之走，张顺之没，又明示宋以无不可用之人，江之用心不负夫宋，而宋之屠戮惨加于江。同朝之中，咸谓贼不可与处，则子胥以盗跖入郢，仲谋以甘宁破楚，云长以周仓拒魏，太宗以敬德致太平，朝有贼而不见，敌有贼而不羞，徒斤斤于自致之命，以淫其毒也。假使善遇之，俾当一面，未必无宗泽东京之捷，翟进西京之捷，徐徽言晋宁之捷，岳飞广德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江中之捷，张荣兴

化之捷，吴玠仙人关之捷，杨沂中藕塘之捷，合战拒虜，取其死力，而乃置之瓦石下哉！宋之所以益衰也。江亡后，感高俅天刚地煞之说，碑以纪名，祭以乞哀，徒貽笑于天下后世也。虽然，江可死已，江也而与司马光等三百九人俱以碑传，则不朽之骨，非蔡京、童贯所能望见者，何必身处小朝廷间而后活也哉！他日书纲目者曰“宋江平”，则江之非贼明矣，江何幸而又得此也，可以死。

案这种四传本的《水浒》，竟把宋江故事安置在南渡之后，从吴氏所引用的地方看来，决非吴氏向壁虚造，而实有这样的一种本子。我们只要把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及《宣和遗事》元人杂剧所写宋江诸人故事和今本《水浒》比较，就可以肯定在施耐庵本《水浒》之外，应有故事颇不统一的一些本子。可惜现在我们无法看到这样一个本子，更无法断定这样一个本子是在施本之前或在其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或者，这样一个本子，基本上是反历史的，流传不久，就为人民所否定了。

赤发鬼刘唐

《宋会要辑稿》一百七十七册兵十一之二十六叶：

至和二年（1055）七月十一日，以博州氏蒋宪为三班奉职京东西路安抚司指使，仍就赐笏。以告获京东剧贼刘唐等五人，特录之。

按刘唐被蒋宪告获，下距宋江起义，已六十多年。当时刘唐活动京东一带，被目为“剧贼”，必定有许多英雄行为的故事，流传在民间；而京东又为宋江活动地带；因之，《水浒》作者就把刘唐捏合成为三十六人中的一员了。

船火儿张横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三：

绍兴五年（1135）九月，自靖康之末，两河之民，不从金者，皆于太行山保聚，太原义士张横者，有众二千，来往岚宪之间。是秋，败金人于宪州，擒其守将。（下载梁青事，见浪子燕青条。）